

01495

上古音研究

李方桂著

商 务 印 书 馆

上古音研究

李方桂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¹/₂。印張 65 千字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5,300 冊

統一書號：0017·907 定價：0.67 元

目 錄

上古音研究	1
中古音系	5
上古聲母	9
上古的介音	21
上古的元音系統	27
上古的韻尾輔音及四聲	32
上古韻部的各別討論	36
(一)之部	36
(二)蒸部	39
(三)幽部	40
(四)中部	42
(五)緝部	43
(六)侵部	45
(七)微部	45
(八)文部	48
(九)祭部	50
(十)歌部	53
(十一)元部	54
(十二)藥部	56
(十三)談部	57
(十四)魚部	58
(十五)陽部	60
(十六)宵部	61
(十七)脂部	63
(十八)真部	66
(十九)佳部	67
(二十)耕部	69
(二十一)侯部	70
(二十二)東部	72
總論	74
參考著作選目	79
幾個上古聲母問題	85
中國上古音聲母問題	95

上古音研究

1968年夏天我在臺北臺灣大學講了六次上古音的問題。這不過是粗枝大葉的講演，是一個尚未十分肯定的假想系統。我在美國華盛頓大學也講了十幾年的上古音韻，每次講演也都有不少更改的地方。現在我想把那年夏天的講演稿整理出來。那雖然仍是一個未定稿，可是也許可以啟發對這方面有興趣的人再作進一步的研究。這裏面的問題很多，上古音系裏有許多枝節問題都暫時避免討論，有許多假想仍要更多的材料去證實。

上古音是漢語歷史的一部分。想對漢語的歷史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我們不得不知道上古音系是怎麼樣。這個問題在中國早就有人注意到，所以顏之推（家訓音辭篇）就說“古語與今殊別”。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定一個當時通用的標準音，所以他要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這也是切韻的宗旨。他並沒有想考定古音。一直到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才更透澈的說：“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可是一直到現在我們仍然以現代的國音，或者以別的現代方音去讀先秦的古籍。我們所以有這種不合理的辦法，一方面是因為上古音韻系統還沒有十分確定，另一方面是讀古書的人往往忽視古音的重要性。

清朝這一代可以說是對於上古音的研究貢獻最大的一個時期。從顧炎武起經過江永、段玉裁、孔廣森、江有誥、王念孫等人的

研究，把上古音的系統建設在一個相當穩固的基礎上。他們不僅是對上古音有興趣，他們還利用他們的上古音系去解釋先秦古籍裏許多訓詁、校訂文義的問題。他們對解釋先秦古籍的貢獻極為偉大，尤其是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王氏父子的廣雅疏證，經傳釋詞，經義述聞等。他們所以有許多新的見解的緣故，我想大部歸功於他們對於上古音有瞭解。近年來高本漢的詩經集注，書經集注等（參看 B.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BMFEA 14, 16, 18 [1942-46], 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BMFEA 20, 21 [1948-49]）也有他的上古音系的背景。

談到上古音，我們不能不先簡短的介紹一下清代學者對於這一方面的貢獻。

（一）先秦古籍的用韻，尤其是詩經用韻的研究。他們把互相押韻的字歸到一組，叫做韻部，或簡稱部。例如風字雖然在切韻時代是東韻字，但是在詩經裏卻常跟心，林，音等侵韻的字押韻，而不跟別的東韻字押韻。所以他們就把風字歸入侵部裏去。用這個方法他們把古籍用韻的字分成若干部。最初顧炎武分十部，江永分十三部，段玉裁分十七部，江有誥分三十一部。後來夏忻又參考王念孫的意見分二十二部。從此看來他們的分部越來越細。不但分部細密，並且還可以從些例外的韻——所謂合韻——看出各韻部在語音上的距離。

（二）凡是古書裏押韻的字固然可以用系聯韻腳的辦法歸入各部，但是有許多字根本沒有押過韻。這類字怎麼能夠決定是屬於那一個韻部呢？對於這個問題清朝的學者就利用諧聲字的研究來解決。諧聲字的問題，宋人已發其端，但是最有貢獻的人是段玉裁。

他成系統的把諧聲偏旁(所謂聲符)分爲韻部。他以為同一諧聲偏旁的字在古韻裏同屬一部。比方說母，海，悔這類從母得聲的字同屬一個韻部，因爲這類字都跟之部字押韻。但是每字不入韻。因爲他也是從母得聲的字，所以可以歸入之部，因此不押韻的字也可以歸到押韻的系統裏去了。諧聲字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大體與押韻系統相合。其中稍有差異的地方，似乎表示有些諧聲系統可能比押韻系統更古一點兒。

拿研究諧聲字所得到的結果跟研究詩經用韻的結果互相印證，這是一件很重要的貢獻。這兩方面的研究是根據兩種不同的材料，用不同的方法所得到的結果。能相合，能互相印證，這使我們對於韻部的分類更可相信。後來人討論上古音的時候，往往就把諧聲偏旁分別列出，凡從某某偏旁得聲的字就屬於某某韻部。雖然其中也有不少小的枝節問題，但是大體上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了。

(三)凡是研究上古音的人都拿切韻的系統(或稱廣韻，或稱唐韻)來作出發點，跟上古的韻部作一個比較，顧炎武雖然深歎今音(指切韻時代的音)行而古音亡，可是也不能不嚴遵廣韻的分韻。因此他們發現古韻屬一部的，到了隋唐的時候往往分成幾個韻。隋唐屬同一韻的，在上古音系裏得分入幾個不同的韻部。依照這種關係，他們可以從古韻和今韻(指切韻系統)的分合上得出一個上古音到中古音中間的演變的痕迹，看看上古音系怎樣演變成中古音系。這是他們的第三個貢獻，雖然他們的眼光和說法跟我們不一樣。

那時候他們認爲越古越好，越古越對。那是當時尊經重道的看法，顧炎武拿廣韻跟上古韻部比較的時候，就有所謂唐韻正之

作。後來江有誥也有唐韻四聲正。我們現在的看法當然不一樣，因為語音的演變是應有的現象，無所謂對不對。一時有一時的標準。我們既不該以今律古，也不該以古律今。

以上三項我覺得是他們對於上古音韻系統最大的貢獻。其他的研究如錢大昕對古聲母的意見，以及一般經學大師對於古籍的新見解，那都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如果就整個系統而言，我們仍然不能脫離以上三項的範圍，依然得用他們所供給的寶貴材料。

近三四十年來有許多音韻學者對上古音發生了興趣，尤其是自從高本漢把切韻用語音符號標出來以後。有些人也想用語音符號去擬測上古音。這在音韻學上是一個大進步。用語音符號去定上古音是比較細密的工作，比從前只用韻部、聲類等的區分法要詳細，但是也因此發生了許多新的問題。在這方面有貢獻的中國外國都有（詳見參考書目）。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各人的意見，採取他們對上古音系有啟發的地方，綜合起來提出一個假想系統，看他是否可以解釋各種分歧的現象，滿足各方面的要求。最初擬測上古音的時候各人的意見很不一樣，現在我想雖然仍有異見，但是大體有漸趨一致的傾向。這個時候作一個檢討，是一件很有用的事情。

此外有些新方向對研究上古音系也很有用處。

（一）借字的研究。如果有相當數目的借字不管是從那國來的，只要是秦漢時代或更古的借字都可以對上古音的擬測有幫助。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3）就利用不少這方面的材料來考訂他的上古音。我也曾經研究過古代台語 Tai 的借字問題（1945）。這類字可惜都不甚多，不容易拿來作成系統研究的根據，只能作零星的考訂及印證而已。但是仍有啟發性，其用處仍不能否認。

(二)漢語與別的藏漢語系的語言的比較研究，這是將來發展漢語上古音系的一條大路，也有不少人嘗試，如西門華德，(Simon, 1930)，謝飛 (Shafer, 1940, 1941, 1944, 1950)，施立策 (Sedláček, 1962, 1964, 1967) 等。可是這種工作一直到現在還只是初步的，還沒有十分肯定的結論。我們現在可以應用的也不過少數比較可靠的例子拿來作上古音系的印證而已，還沒有作到成系統的擬測藏漢語系的原始語音系統。

(三)經籍異文假借與漢代的聲訓。用這種材料來考訂上古音的近似音值。中國學者有不少人走這條路。假借與諧聲字也不易分開。近年來外國學者也有貢獻。這類工作雖然對上古音值有所啟發，但是也不能成系統的擬測古音。聲訓漢代最爲流行，也有不少可以啟發上古音的考訂的地方。

就現在的階段而言，能成系統的考訂上古音系的方法仍然要依據前面所提到清代學者的研究：(一)古韻的分部(二)諧聲字的系統(三)上古韻部與切韻的比較，以明瞭音韻的演變。如果把前人所得的材料從新考察一下，仍有擬定一個新系統的必要。

中古音系

中古音系就是指切韻音系而言。研究上古音不能不拿切韻音系來作根據。顧炎武雖然想拿詩經三百五篇來作古人的韻書，但是在討論上古音時仍不得不依據廣韻。所以他說(音學五書答李子德書 7a) “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近年來關於切韻音系的書或者文章也不少(詳見參考書目)，不過我只採用高本漢所擬的系統，因爲他的系統已普遍被採納，而且有工具書可供檢

查。

這裏所採用的高本漢的切韻音系稍有更改。一方面是爲印刷方便起見，語音符號變更，如吐氣符號一律改爲 -h-，三等韻的介音 -i- 改爲 -j- 等。一方面切韻有不同的韻而高的寫法不分的，如脂之兩韻都寫作 i，佳、夬兩韻都寫作 ai。爲區別起見脂寫作 i，之寫作 i，夬寫作 ai，佳寫作 ai。還有三等韻的重紐部分，高也不分，現在重紐三等如喬寫作 gjäu，四等如翹寫作 gjäü，三等如丕寫作 phji，四等如紕寫作 phi 等。如此切韻裏一切的區別都可以反映出來。

另一方面對高擬定的中古音值稍有更正。這因爲對於上古音的擬測有關，不得不改。

(一)切韻系統的濁母，塞音或塞擦音，高認爲是吐氣的，馬伯樂認爲是不吐氣的。近年來對於這個問題也有不少的討論。至少在切韻時代濁母吐氣與否不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因爲只有一套濁母，這也跟普通藏漢系的語言如西藏話的情形相同。但是高本漢認爲濁母是吐氣的，所以引起他在上古音系裏另立了一套不吐氣的濁母，我覺得這是不必要的，他以爲不吐氣的濁母，後來在現代方言裏有變成吐氣的（如客家話，或北京話的陽平字等）在音理上不易解釋。他的理由並不充足，所以我們認爲切韻的濁母，塞音或塞擦音，都是不吐氣的 b-, d-, g-, dz- 等。

(二)知徹澄娘等母高本漢以爲是舌面前的塞音及鼻音 t-, th-, dh-, ñ-。羅常培根據梵漢對音把這些聲母擬爲捲舌音 retroflex 或 supradental。就切韻音系的聲母分配情形來看，知徹澄娘等母跟照二穿二牀二審二等捲舌音很相似，都可以在二等韻母前出現，也可以在三等韻母前出現。但是舌面前的塞擦音照三穿三牀三

審三日等母只能在三等韻母前出現。如果知徹澄等母是舌面前音的話，我們看不出來爲什麼跟同是舌面前的塞擦音的分配這樣的不一致。

再者，依高本漢的學說知徹澄娘跟照二穿二牀二審二都是從上古的舌尖前音，受二等韻母的影響變來的，我們也找不出適當的理由去解釋爲什麼二等韻母對於一種舌尖前音使他變成舌面前音如知徹澄等，對於另一種舌尖前音使他變成舌尖後音如照二穿二牀二審二等。這種不同的演變在音理上也不易說明。因此我們決定把知徹澄娘等母認爲是捲舌音，寫作 t-, th-, d-, n-, 以與照二穿二牀二審二 ts-, tsh-, dz-, ʃ- 相配合。

現在把中古音系裏的聲母韻母列表如下，以便與高本漢的系統對照。

(一) 中古聲母：

幫 p-	滂 ph-	並 b-	明 m-		
端 t-	透 th-	定 d-	泥 n-	來 l-	
知 t-	徹 th-	澄 d-	娘 n-		
精 ts-	清 tsh-	從 dz-	心 s-	邪 z-	
照 _二 ts-	穿 _二 tsh-	牀 _二 dz-	審 _二 ʃ-		
照 _三 tʃ-	穿 _三 tʃh-	牀 _三 dʒ-	日 nʒ-	審 _三 ʃ-	禪 ʒ-
見 k-	溪 kh-	羣 g-	疑 ng-	曉 x-	匣 ɣ-
影 -	喻 _三 j-	喻 _四 ji- ^①			

① 有些人以爲喻_三可以跟匣相配而寫作 ɣj-，這也許是在切韻時期以前的情形，到了隋唐的時候顯然喻_三已與匣母分離而近乎喻_四了，因此我也暫以區別重紐三四等的辦法去區分他。

(二)中古韻母:

舉平以該上去。入聲也只把韻尾的鼻音改爲塞音,如 -m 改爲 -p, -n 改爲 -t, -ng 改爲 -k, 跟陽聲韻相配,所以也不另立表。

	一等	二等	三等(及重紐四等)	四等
果攝	開 歌 á	麻 a	麻 ja, 戈 já	—
	合 戈 uá	麻 wa	戈 juá	—
遇攝	模 uo	—	魚 jwo	—
	—	—	虞 ju	—
蟹攝	開 哈 âi	皆 äi	祭 jâi (jiâi)	齊 iei
	合 灰 uâi	皆 wâi	祭 jwâi (jwiâi)	齊 iwei
	開 泰 âi	夬 ai	廢 jei	—
	合 泰 wâi	夬 wai	廢 jwei	—
	開 —	佳 ai	—	—
	合 —	佳 wai	—	—
止攝	開 —	—	支 jě (jiě)	—
	合 —	—	支 jwě (jwiě)	—
	開 —	—	脂 ji, i (i)	—
	合 —	—	脂 jwi, wi (wi)	—
	開 —	—	之 i	—
	開 —	—	微 jěi	—
	合 —	—	微 jwěi	—
	效攝 豪 âu	肴 au	宵 jâu (jiâu)	蕭 ieu
流攝	侯 ôu	—	尤 jôu	—
	—	—	幽 jiôu	—
咸攝	談 âm	銜 am	鹽 jâm (jiâm)	添 iem
	覃 âm	咸 âm	嚴 jem	—
	—	—	凡 jwem	—

	一等	二等	三等(及重紐四等)	四等
深攝	—	—	侵 jəm (jiəm)	—
山攝	開 寒 ân	刪 an	仙 jän (jiän)	先 ien
	合 桓 uân	刪 wan	仙 jwän (jwiän)	先 iwen
	開 —	山 ǎn	元 jen	—
	合 —	山 wǎn	元 jwen	—
臻攝	開 痕 ən	—	臻 jen	—
	合 魂 uən	—	—	—
	開 —	—	真 jěn (jiěn)	—
	合 —	—	諄 juěn (juiěn)	—
	開 —	—	欣 jən	—
	合 —	—	文 juən	—
宕攝	開 唐 âng	—	陽 jang	—
	合 唐 wâng	—	陽 jwang	—
梗攝	開 —	庚 eng	庚 jeng	青 ieng
	合 —	庚 weng	庚 jweng	青 iweng
	開 —	耕 eng	清 jǎng	—
	合 —	耕 weng	清 jwǎng	—
曾攝	開 登 əng	—	蒸 jəng	—
	合 登 wəng	—	職 jwək	—
通攝	東 ung	—	東 jung	—
	冬 uong	—	鍾 jwong	—
江攝	—	江 âng	—	—

上古聲母

上古聲母可以分兩部分去討論：(一)簡單的聲母，(二)複合的聲母。第二項問題更複雜，暫時留到後面，我們先討論簡單的

聲母。

使我們可以得到上古聲母的消息的材料，最重要的是諧聲字的研究。其中假借、異文、聲訓也有協助的地方。在研究諧聲字這方面，高本漢發現過幾條重要的原則(分析字典序 1923)後來董同龢也有補充的地方(上古音韻表稿 1944)，諧聲字有許多複雜的現象，暫時不能規律化，但是我覺得有兩條原則應當謹慎的，嚴格的運用，也許對於上古音的擬測上有幫助。其他例外的諧聲字也許得別尋途徑去解釋，最可利用的便是複聲母的存在。

爲了敘述方便起見，我們暫擬了兩條簡單的原則，然後看看近來所擬定的上古音聲母是否都合乎這兩條原則。如果有不合的地方，是否可以修改。這兩條原則是：

(一)上古發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譜。

(a) 舌根塞音可以互譜，也有與喉音(影及曉)互譜的例子，不常與鼻音(疑)譜。

(b) 舌尖塞音互譜，不常跟鼻音(泥)譜。也不跟舌尖的塞擦音或擦音相譜。

(c) 唇塞音互譜，不常跟鼻音(明)相譜。

(二)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譜，不跟舌尖塞音相譜。

依這兩條原則當然實際上可以發現些例外，這些例外也許另有解釋的必要，但是我們不妨嚴格的運用這兩條原則來考察近人對上古聲母的擬測，看看他們的聲母是否合乎這兩條原則。如果不合的話，我們也許對上古聲母系統應當有一個新的估計。以下四條就使我們對他們的上古聲母系統發生疑問的地方。

(一)高本漢等擬了一套上古的舌面塞音 *t-, *th-, *d̂- *dĥ- 等。這套聲母跟上古的舌尖塞音 *t-, *th-, *d-, *dh- 互譜，例如

終 *t-: 冬 *t-, 充 *th-: 統 *th-, 禪 *d-: 單 *t-, 神 *dh-: 電 *dh- 等。這兩套依高本漢的擬定一套是舌面音，一套是舌尖音，發音部位並不相同，不應當諧聲。這兩套所以諧聲的緣故，一定是原來發音部位相同。再者我們也不難決定他們原來發音的部位，因為世界上的語言有舌尖塞音的多，有舌面塞音的少。舌面塞音多數是從舌尖音顎化來的。高本漢這套舌面音只見於有介音 *j 的三等韻裏，其條件正合乎一般語言的原理，所以我們暫時擬定以下的演變律。

上古 *t- 等 + *j- > *tj- 等 > 中古 tɕj- 等。

(二)高本漢擬了一套上古的捲舌塞擦音 *tʂ-, *tʂh-, *dʒh-, *ʂ- 等。這套音跟上古的舌尖前塞擦音 *ts-, *tsh-, *dzh-, *s- 等互相諧聲，如阻 *tʂ: 祖 *ts-, 雛 *dʒh-: 趨 *tsh-, 愁 *dʒh-: 秋 *tsh-, 瘦 *ʂ: 嫂 *s-, 測 *tʂh-: 則 *ts- 等。捲舌音與舌尖前音發音部位也不同，不應當諧聲。他的這套捲舌音原是没有辦法而把中古的捲舌音推到上古去的。董同龢把他取消了，這是對的，雖然他的看法與我們的看法不大一樣。

(三)董同龢擬了一套上古的舌根前塞音 *k-, *kh-, *gh-, *x- 等，這套音與上古的舌根後音 *k-, *kh-, *gh-, *x- 等互諧，如赤 *kh-: 赫 *x-, 示 *gh-: 祁 *gh-, 紙 *k-: 祇 *gh-, 鍼 *k-: 威 *gh- 等。但是這兩套音發音部位也不一樣，不應當互諧。這套音在上古時代究竟該是什麼，問題複雜，留到後面再說。

(四)高本漢等的上古 *s-, *dz- 等也常跟舌尖塞音互諧，如庶 *s-: 度 *dh-, 深 *s-: 探 *th-, 徐 *dz-: 途 *dh- 等，這不但發音部位不同，並且塞音也不該與塞擦音或擦音相諧，當是另有來源。

如果我們嚴格的運用諧聲原則，就會發生上面的疑問。也許有人說上古諧聲系統並不如此的嚴格，不該這樣嚴格的解釋。這話也許是對的，但是如果不用這樣嚴格的試驗一下，就不知道究竟如何解釋我們的諧聲系統。假如我們有一個辦法可以跟嚴格的解釋相合，而且使上古的音系更簡單化，更合理化，那麼我想就不難決定應當如何解釋了。

現在就近來學者所擬定的上古聲母系統的分配上再看一看，也可以看出一些很特殊的現象。這種分配不均勻的現象可以指示我們應當作進一步的研究，現在先舉高本漢的上古聲母系統作個例子，別人的如董同龢，王力等的系統也可依此類推。

高本漢上古聲母表

p	ph	(b)	bh	m		
t	th	d	dh	n		l
ts	tsh	dz	dzh	s		z
tʂ	tʂh		dʒh	ʂ		
t̥	th̥	ḍ	ḍh	ń	ś	
k	kh	g	gh	ng	x	.

這個聲母系統排列起來似乎很整齊。我把其中的十五個聲母用筆圈出來成一個類似十字的形狀。這十五個聲母只在有介音 *j* 的三等韻前出現，別的十九個聲母可以在任何韻母前出現。這兩類聲母分配的情形很不一樣。在全體三十四個聲母中幾乎有半數的聲母分配很特殊，很有限制，這使我們對於這十五個聲母發生疑問。

高本漢對於這類聲母也覺得奇怪 (Compendium, 1954, 275-

6 頁)。但是他只提出他的 *g- 跟 *d-, 以爲這兩個聲母在上古時期不止在三等韻裏出現，應當普遍的存在，但是跟別的聲母如 *ng-, *dh- 等混了，現在無法分辨出來了。我們以爲其餘的十三個聲母也應當特別受注意，這些聲母恐怕不是原有的，是受特殊環境的影響而分化出來的。尤其是這些聲母大多數是上面提到與諧聲原則不合的。

現在可以分條的討論我們認爲可疑的上古聲母了。其中最顯著的就是那套不吐氣的濁塞音，我們既然認爲中古的濁塞音是不吐氣的，就沒有理由說他是從上古吐氣的濁塞音來的，他在上古時代也是不吐氣的濁塞音，因此那套吐氣的濁塞音 *bh-, *dh-, *dzh-, *gh- 等就都得改擬爲 *b-, *d-, *dz-, *g- 等。他所擬的那套不吐氣濁塞音另有來源。

先談他的 *b-。這個聲母極少見，他用括弧把他括起來，還加一個問號，例如聿 *b_iwət(?)。他還有少數帶 b- 的複聲母，如律 *b_il_iwət。聿字應當也是從複聲母 *brj- 變來的(或者說是唇音後有介音 r 又有介音 j 的環境之下變來的)，這類字極少，與整個的系統之擬定無大影響。

他的 *d- 是中古時代的喻母四等，他把喻母四等分爲兩類，一類是從上古 *d- 來的，一類是從上古 *z- 來的，這種分法的困難，董同龢已經分辨清楚(上古音韻表稿，18-20 頁)。大體上看來，我暫認喻母四等是上古時代的舌尖前音，因爲他常跟舌尖前塞音互諧。如果我們看這類字很古的借字或譯音，也許可以得到一點線索。古代台語 Tai Language (Li, 1945, 340 頁) 用 *r- 來代替酉 jiəu 字的聲母，漢代用烏弋山離去譯 Alexandria 就是說用弋 jiək 去譯第二音節 lek，因此可以推測喻母四等很近 r 或者 l。又

因爲他常跟舌尖塞音諧聲，所以也可以說很近 *d-*。我們可以想像這個音應當很近似英文（美文也許更對點兒）*ladder* 或者 *latter* 中間的舌尖閃音（flapped *d*，拼寫爲 *-dd-* 或 *-tt-* 的），可以暫時以 *r* 來代表他，如弋 **rək*，余 **rag* 等。到了中古時代 **r-* 就變成 *ji-* 了，參考古緬甸語的 *r-* 變成近代的 *j-* 的例子。喻母四等還有限唇音或舌根音互諧的例子，如聿（參看筆）鹽（參看監）等，這類的字可以擬作 **brj-* 或 **grj-*。

跟喻母四等很相似的有邪母，這個聲母也常跟舌尖塞音及喻母四等互諧，一個字又往往有邪母跟喻母四等的兩讀，如羊 *jiang* 又讀作祥 *zjang*，頌字有 *zjwong* 及 *jiwong* 兩讀，邪字有 *zja* 及 *jia* 兩讀，鱣字有 *zjəm* 及 *jiəm* 兩讀等。其實邪母與喻母四等的諧聲狀況很相似，如余 *jiwo*：徐 *zjwo*：途 *duo*，以 *jii*：似 *zi*：台 *thai*，射 *jia*，*jiäk*：謝 *zja*：麋 *dzja*，予 *jiwo*：序 *zjwo*：杼 *djwo* 等，所以我以爲邪母也是從上古 **r-* 來的，後面有個三等介音 *j* 而已。因此我們可得下面的兩條演變律：

上古 **r-*→中古 *ji-*（喻四等）。

上古 **r+j-*→中古 *zj-*（邪）。

中古審母三等高本漢以爲是從上古的 **š-* 來的，可是從諧聲字看起來，他常跟舌尖塞音互諧，如深 *šjəm*：探 *thəm*，庶 *šjwo*：度 *duo*，詩 *ši*：特 *dək*，始 *ši*：台 *thai*，輸 *šju*：偷 *thəu* 等。許多現代方言仍有塞擦音 *tsh-* 或 *tsh-* 的讀法，如奢、深、豕、矢、手、鼠、暑等（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譯本 298-302 頁），無論如何，擦音 **š-* 不該跟塞音互諧，我們以爲審母三等應當是從上古塞音來的，不過這要牽扯到複聲母問題，以後還得討論。

中古的知 *t-*，徹 *th-*，澄 *d-*，娘 *n-*，照二 *tš-*，穿二 *tsh-*，